

九连山
黎明前的战斗

唐瑜

陈君明
编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 7-218-02407-6



9 787218 024073 >

ISBN 7-218-02407-6/I·298

定价：16.00元

九连山黎明前的战斗

唐 瑜 编著
陈君明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彦辉

责任技编：孔洁贞

九连山黎明前的战斗

唐瑜 陈君明 编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肇庆市星湖大道)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60000 字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1 - 8000 册

ISBN 7 - 218 - 02407 - 6/I · 298

定价：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重印说明

《九连山黎明前的战斗》是1997年4月出版的，当时只印了3000册。它在九连山区（现大都属河源市）受到广泛的欢迎，并引起热烈的反响。当年的老战友们给我们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在外省的战友纷纷来函致贺。直至去年，从那座大山里出来的一些年轻人，因为在书店里找不到书，还专函向我索要；我对此只能表示歉意了。

中共河源市委是很珍惜那段历史的。当地的《河源日报》曾经郑重地将书稿连载，前后达半年（刊发了前三章），至此书正式出版发行为止。市委及所属老区各级党组织经常以这一豪迈的史实教育正在成长的年轻人，要他们记得那血与火的岁月，激励斗志，以改变山区、繁荣山区。当地连年来相继建立各式纪念碑（亭），维护革命故迹，都是基于这个目的。

河源市于今春建立的革命历史纪念馆，将九连山游击战争列为馆内的重点项目，并希望能得到一批《九连山黎明前的战斗》，供作展出、宣传之用。无庸赘述，九连山上那场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是河源革命史册中最光辉的一页；它与当地挖掘的恐龙化石、南越王赵佗故迹是河源历史上永不褪色的品牌。而《九连山黎明前的

战斗》则是现有各种出版物中比较全面生动地反映了那场游击战争的。由于这个机缘，还由于得到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的鼎力襄助以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使本书得以重印发行。

原书中有几处错写的姓名、地点、部队番号，现已予改正；个别失实之处也作了修改；其他都按原版重印。原来选用的事例不很典型或写作粗糙的地方，就只能待后再找机会了。

这本书是我和陈君明两人编写的。陈君明是我敬重的长兄似的战友，原东二支队营级教导员，一位优秀的政工干部，曾经光荣负伤。他为当年的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对当时的军事斗争情况比较熟悉。所以我们携手合作，求其尽快成书。遗憾的是他在书籍出版的次年就因病去世了，这本书就他而言是为九连山斗争作出的最后一次贡献。如果他英魂有知，他会为现在重印发行感到欣慰的。他也会与我一起，感谢所有关心、支持这本书的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

唐 瑜

2006年8月16日

自序

我们两人曾从九连山硝烟中走来，经历了山里那场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我们那时都年轻，一个在主力连队工作，一待数年，另一个初时在连队，后来转到支队的报社工作。时至今日，数十年一晃过去了，我们对那些岁月仍怀着深厚的感情。

我们忘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那曾成为游击队屏障、营地、战场的崇山峻岭。那些山很高，谷很深，很险，真佩服我们的祖先和战友们怎么会发现它们又能驾驭它们。我们是连自己走过的路也有点莫明其妙，仿佛连自己也神了。怎么一声令下，一记枪响，就跳上了平常爬也爬不上去的陡坡，越过了平时看一眼都心怵的深坑呢？又怎么不懂水性的也能一下冲出急涧，闯过没顶的洪峰呢？那些陡坡、深坑、急涧现在仍能找到，只是随着山沟的开发显得不那么高也不那么险了。

我们忘不了那些长埋黄土的烈士们及曾经在那里艰苦奋斗的战友们。是他们大无畏地创建了那块红色基地，是他们在血与火的较量中以鲜血赢得了胜利。那些倒下去的烈士们没有享受到胜利的欢乐，没有也不可能再有什么个人要求，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牺牲换来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其他战友们相比自然是幸运的，他们看到了胜利并受到人民的尊重，许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岗位上继续做出贡献。其中也有些人在这次那次政治运动中挨整，或还背上了什么名堂。不过，即使是后一种情况的人，也始终被惦记在山里人特别是战友们的心中，这原因就在于

那场战争。山里人知道战争的严酷，懂得那是提着脑袋来干的，比一般的考验要严峻得多，所以他们不太相信那些整人的名堂。后来大量平反、落实政策的工作证明他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我们想起一件事，当年在九连山被称为司令的一位领导同志，在那场“颠倒历史”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叛徒、土匪部队的头子揪斗。“造反派”跑到九连山老区去调查材料。山里人骂说：他是土匪头子，我们岂不都是土匪？不由分说把他们赶走了。几个老游击队员、老战友听说司令被揪斗，怕他的身体吃不消，气得戴上造反派的红袖章（他们是旧社会里名副其实的革命造反派），跑到他家将之“押”出来，转到自己家里藏起来。多纯真的山里人，多可爱的战友。

为了纪念那场人民战争，纪念那些战友们，我们两人相约编写这本介绍九连山游击战争的纪实文学作品。我们无庸引申“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也没有打算通过它揭示多少哲理，只要它能让人感到当年那横贯千军、气吞山河、愿为国家民族利益献身的精神，我们就高兴了。我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需要这种精神。

九连山的游击战争是很有成就的。它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深山扩向平原，终于在起义部队的配合下取得了解放全区的胜利，在南下大军进入广东前把红旗插在各县的城墙上，为解放广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可惜我们当年只是游击队的普通成员、基层干部，亲自参加的活动和听闻的东西都有限，前些年虽然参加了编写九连武装斗争史的座谈会，或还参加初稿的编写工作，但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仍很不够。特别是进到我军迅速发展、场面越来越大的时期，我们就更顾不过来了，只能就我们熟悉的地方来写，或只能记流水账似的交代一下。

我们在编写中参考了原惠阳地区党史办编印的《九连地区武

装斗争史》，以它为主要根据；参考并摘用了一些同志写的回忆录。本书内第一、二（前半章）、四、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章是唐瑜执笔，第二（后半章）、三、五、六、七、八、九、十章是陈君明执笔，两人自然少不了互为补充修改。我们在收集材料和编写过程中，得到当年有关领导和战友们的热情关注，给予各种协助，河源市有关领导大力支持了此书的问世。我们借此感谢各方面的帮助，感谢在前头整理了材料的战友。编写不当之处，只能待同志们来指正了。

作 者

1996 年 12 月

目 录

一、古老的群山	(1)
“虎穴”——和平县的由来	(2)
李亚元、陈万的起义和连平州的建立	(6)
昔日的九连山风情	(8)
东纵第三支队挺进九连山	(11)
二、后东埋伏的人和枪	(13)
为什么他要单独回后东	(13)
一旦需要就可扩展为几个大队的骨干队伍	(19)
三、绝对隐蔽的日日夜夜	(25)
勇挑重担的领导班子	(25)
风餐露宿的日子	(27)
饥饿是可怕的	(30)
钢刀插向敌脊梁	(36)
《华商报》特大喜讯	(41)
四、山上的几位将领	(45)
九连工委书记严尚民	(45)
九连工委常委魏南金	(52)
九连工委委员郑群	(60)
五、在高高的山冈上	(67)
近海航道上	(67)
九连山上春雷动	(71)

在扫荡与反扫荡中前进	(78)
“大搞”风云与涖源失利	(83)
六、风急浪高时节	(91)
宋子文严令下的清剿	(91)
革命队伍也大浪淘沙	(97)
九连山上不朽的英魂	(101)
四村的游击战	(104)
七、扭转乾坤之战	(108)
梁威林带来香港分局的指示	(108)
拿税警团试刀	(113)
大湖山头歼灭战	(115)
让保五团喝点辣汤	(121)
八、从战争中学会战争	(125)
冤家路窄	(125)
斩断保十三团一个指头	(128)
打出大块红色基地	(133)
九、保十三团起义和老隆解放	(140)
保十三团向何处去	(140)
紧锣密鼓准备起义	(142)
保十三团起义和老隆战役	(149)
东江上游相继解放	(154)
十、红旗漫卷东风	(157)
九连山两支劲旅：边纵四团与六团	(157)
歼击胡谢敌军之战	(159)
解放河源和追击敌一九六师	(164)
挥戈南下中的九连子弟兵	(167)

十一、无畏的白衣战士	(175)
江培荃说的故事	(176)
在血与火战地上的巾帼英豪	(181)
流动的玛丽医院	(184)
十二、秘密的情报工作	(189)
战斗在敌人的虎穴中	(189)
八十多个地下交通站	(196)
十三、高山上的电波和报纸	(199)
机件残缺是致命的打击	(199)
密码怎样带进来之谜	(204)
游击区工艺的一绝	(206)
十四、游击队之母梁水娣	(211)
男人是病里喝着墨汁死的，小儿子则夭折在艰辛的	
日子里	(212)
偷生不如恶捞，要建立新的社会	(214)
出生入死地支持游击队的斗争	(216)
儿子们的相继牺牲	(220)
附录：《钢铁连之歌》	(223)

一、古老的群山

横亘在广东与江西两省交界处的逶迤山脉叫九连山，一个异常险要的地势，群峰攒天，重峦叠嶂，由东北向西南连结着 10 个县市。其主峰在和平县与连平县之间，称双峰山，两座峰顶像蝴蝶般地连结并列，故又称蝴蝶嶂，海拔 1272 米。这在岭南地区也就登天似的高了。从那里往下看，群山像是半空里腾起巨浪，一泻千里，化为苍苍郁郁气象万千的山谷。其间倘有较为开阔的盆地，那大抵是县城或大圩镇的所在地，大部分乡村则都处在高高低低的山岭中。从县到图、到约（图、约是古时的行政建制，相当于现在的区和乡）要爬山越岭，从约到村要爬山越岭，甚至从这个村到那个村也要爬座山越个坡。在旧中国，这里可真正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

因为山高林密，雨季又长，山里的溪流很多，大溪小涧逐步汇聚成河，沿着绵亘的山脉汨汨奔流。大一点的河，在龙川县有定南水、寻乌水，在和平县有浏江，在连平县有大埠河、忠信水，在河源县有新丰江。从定南水与寻乌水在龙川一会合，便成为东江的源头，随后各河不断汇聚，使东江不断扩大延伸，穿山过县，浩浩荡荡地奔向珠江，所以这片地区又叫东江上游地区，也曾简称后东。在革命战争年代，说九连或说后东都是指这一大块地区，尽管具体区域曾有这样那样的调整。

“虎穴”——和平县的由来

山里人纯朴、厚道、勤劳，也强悍。他们的祖先是中原南迁而来的客家人，一代代继承着祖辈英勇开拓进取的传统，当年那些高山上用脚踩出的一条条登天小路，那些峰岭间用锄挖出的大大小小窝坑，只要能把我们当时看过的而不是后来扩宽扩大了的情景保留下来，会令现代人瞠目结舌的。那在只靠手和锄而没有任何现代工具的年代中是了不起的创造和业绩。土地开垦出来了，人烟稠密了，山里的社会自然也在分化，也会出现养尊处优的上层和不劳而获的占有者，但多数的山里人仍一如既往。只要风调雨顺，吏治开明，他们就继续一脚一锄地缔造家业。但如果年景不好，吏治腐败，活不下去，他们就不是好欺负的，就会挺身争取生存的权利，甚至像梁山泊好汉结寨自卫，舍出一条性命与官府相对抗。这在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朝就有好几起，都是震撼一时的斗争。明末编的《连平州志》称九连山“夙称虎穴，世为粤患”。那时深山里兽蛇混杂，还常有百兽之王老虎出没，但志书上说的虎穴则是指敢于对抗封建王朝统治的好汉，他们一代代成为“粤患”，可见其威。

按照历史资料，首先的一起是洵头首领池仲容的起义。这个池仲容长相威严，鬓发浓密，豪迈豁达，俗名大鬓。他广泛结交三山五岳的豪杰，公然接纳那些敢于反抗王法逃亡的好汉，旧志中说他是“三省（江西、福建、广东）逋之主”，逋就是逃亡，即他是三省逃亡犯的窝主。那时是明朝正德年间，统治集团日趋腐败，经济逐渐萎缩，社会矛盾激化，藩王朱宸濠想篡夺正德皇位，朝廷内部互相倾轧，拉帮结派，大量兼并土地，搜财刮货，耕地除原有的赋税又加了许多额外的税，农民除了服劳役还有额

外苦役，弄得民不聊生，大量流亡，胆子大的豁出一条命上山对抗。东南各省连续出现了农民聚众起义的大事。

正德十一年（1516），距今正好是480个年头，江西谢志山、蓝天凤在横水、桶冈起义，谢志山称为征南王；这个池仲容与之呼应在浰头起义，号称金龙霸王。九连山各地随同池仲容起义的约共40个村、3000多人。起义农民当时在观念上还未敢反皇帝，却敢惩戒贪官污吏，认为天下就是那批贪官污吏为非作歹搞坏的。他们把那些州县官兵打得抱头鼠窜，着实干掉了一批官吏。当时河源县的主簿，南安府的经历，龙南县的县官，信丰县的千户等，这些平素欺榨百姓，恶名昭著的官吏都被池仲容起义军送上断头台。这在当时像平地一声雷，把三省边境州县震得地动山摇，官衙上下惊慌失措，官吏们有因为上报叛情失实丢了官的，有因为镇压不力削了职的，也有因为主张招抚而触怒朝廷被降罪的，使黎民百姓出了口怨气。可惜当时江西、广东是分别起义，并都像梁山泊好汉那样限于结寨对抗，保全自己，后来被明朝抚臣王守仁以重兵进攻、剿抚兼施的办法各个击破了，高山险道终未能抵挡住那明一手暗一手的剿抚策略。

王守仁别号阳明子，就是历史上那个提出“致良知”以求“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又是富于政治、军事策略的大臣。说起这还得多说几句，他打着反传统的旗号，对原来死守章句的僵化状态起了冲击作用，因而很有点影响，但他宣扬的却是主观唯心主义，认为天下事物之理皆在于吾心之中，把封建的道德伦理观念说是“良知”、“天理”，而“灭人欲”则是要摒除违背这些伦理道德的欲念，打消一切反抗情绪，以维护社会安定。他当时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金都御史，派到江西和福建镇压农民起义。为了先对付江西横水寨的起义军，王守仁专门派了官员携带银两和大批布匹来犒赏九连山浰头寨的头领们，招抚他们随官军去进

剿，答应将论功行赏，不究既往。池仲容托词不去，但有一支黄金巢的义军跟着去了；那时农民起义的队伍是很复杂的，有存心借此图出身的，有原来勉强附和的，有脚踏两条船的，所以一旦有受招抚的机会也就有应召而去的。

王守仁别有用心地以黄金巢义军打头阵，经过一番激战，攻破了横水，便又招抚其余义军去攻打桶冈。池仲容慑于官军威势，想为自己留点后路也好，便派了其弟池仲安率 200 人随征，嘱他察看一下官军的虚实，并相机援救桶冈的起义兄弟。

不料王守仁老奸巨猾，这一回却不让池仲安义军接近前阵了，只让其侧翼配合，因而也无法起援救作用。攻战两个月，王守仁将横水、桶冈等地起义军全部消灭，回到赣州庆功。这时，龙川县地方豪绅卢珂、郑志高揭发池仲容在九连山称王封帅谋反罪状，王守仁叫池仲安当面对质，池仲安当然一口否认不认账，王守仁就当场将卢珂、谢志高缚了，拍案骂他们诬告归顺有功的首领，叫池仲安写出状纸，说要将卢、谢眷属一并逮捕斩首。那王守仁真是工于心计，假戏真做，随即宣布各贼寨都已扫平了，洴头寨也归顺了，所有招募的兵丁解散归农，从此安享太平。他派人携着赏金同池仲安爬山越岭到洴头犒赏，怕这样还骗不过池仲容，又用重金贿赂了池仲容的谋士，让他鼓动池仲容亲自到赣州谢恩。那池仲容虽不那么轻信，但他见平时倚重的部属都这样说，自己也想亲自察看一下官军的情况，便率领着主要将领及卫队 40 多人进了赣州。

其中还有个插曲，当王守仁筹划进剿洴头寨时，按常例九连山毗邻三省，洴头属广东省境，应申奏朝廷会同广东官兵联合行动。王守仁偏反着常例，根本不照会广东。这种军事上的虚虚实实也使池仲容产生错觉，作出错误的判断，认为自己的队伍都在广东，既然广东官兵毫无动作，在赣州也不会遇到大事。他没想

到王守仁接获他动身离寨的信息，马上檄文各郡县调动人马指向九连山，并把关在牢里的卢珂和谢志高放出来，让他们回去集中其部属，定期在洴头会师。

池仲容率队进入赣州后，王守仁下令各级官员轮流设宴洗尘，悬灯结彩，觥筹交错，一连 10 天，估计各路官兵都已准备停当，便自己出面设宴。池仲容率部属头领们出席时，一下子全被缴了械，押进大牢。接着，王守仁亲自率兵由龙南县冷水径进攻下洴，各路官兵都集中围攻洴头。起义军猝不及防，又失去了主帅，经过一番血战后，洴头主寨终于失守。随后，热水、五花嶂、铁石嶂等 20 多寨各自为战，不幸陆续失陷，起义军残部 800 多人退入九连大山。

这深山里的最后一仗大概是最壮烈的了。进山只有一条险道，崖壁陡削，深不可测，起义军设置了重重垒石滚木，把关据守。官兵一进入通道，滚木仿佛从天而降，顷刻间把路堵死，前无通道后无出口，石块轰隆轰隆顺坡滚落，双方没有照面官兵就死的死伤的伤，更多被打下陡壁只发出几声惨叫就没有身影的，真印证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古语。官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知道强攻不行，便乘夜间改换服装，扮成从别处来投奔的起义军，骗过守卫的岗哨混进来，双方在浓云密雾的高山绝谷中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肉搏战。义军再无退路，誓死相抗，官兵则人多势众，志在必胜，彼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义军没有后继力量，当场死去的有 600 多人，伤亡殆尽，终告失败。按当时的记述，官兵出征前后 3 个月，攻破 38 个村寨，被害大小首领 67 人，战士 2068 人，被俘眷属 890 多人。本来还有个岑岗寨仍在义军占据中，因官兵主力已经转移，又忌惮它是一个山高路险之处，王守仁对它仍采取抚慰的做法并勒令州县严密防范而宣告征剿胜利结束。当时官场虞诈成风，对农民起义镇压不下去的，或